

蔡天新

11岁的我曾手绘过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首次访华的路线图。1974年4月25日,他从伦敦飞抵北京。第二天由周恩来陪同飞往长沙,会见了毛泽东,之后他回北京待了一周。

英国首相通常出自精英阶层,希思却是木匠的儿子,他的母亲做过女佣。1935年,希思在故乡肯特郡一所文法学校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PPE,即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很久以后,比尔·克林顿在牛津读的也是这个专业。据说入学前希思两次申请奖学金未果,后来获得故乡肯特郡教育基金会贷款,第一年他凭借音乐天赋获得奖学金,随后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主席,坚决反对党魁张伯伦首相相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巴利奥尔学院建于1263年,是牛津第二古老的学院,也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姐妹学院,毕业生和教授中分别有5位和7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两个数字虽与剑桥三一学院无法相比,却在牛津独领风骚。在人文领域,巴利奥尔也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恩比、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诗人杰拉尔·霍普金斯、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阿尔多斯·赫胥黎,以及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

此外,巴利奥尔学院还培养了4位英国首相和4位外国元首。希思是其中之一,而鲍里斯·约翰逊是他的学弟,不过后者当初念的是古典文学专业。1964年,约翰逊出生在纽约,他爸爸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当年他们便搬到牛津,因为他妈妈转学到了那儿。约翰逊后来搬过无数次家,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牛津念书时的同学。2021年,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第二次婚礼,这回是奉子成婚,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新婚。2008年夏秋之交,我在剑桥访学期间,有一天专程去牛津游玩,没有错过位于宽街的巴利奥尔学院。记得学院有幢大楼以南非政治家、金融家塞西尔·罗德斯命名,门楣上方立着他的雕像。罗德斯出生在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7岁去南非,后就读于巴利奥尔学院。他曾任好望角财政部长、开普殖民地总理,拓展了许多领地,有两个国家以他的名字命名,即北罗德里西亚(今赞比亚)和南罗德里西亚(今津巴布韦)。罗德斯终生未娶。此外,他还成立了著名的罗德奖学金。

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出身英国最显赫的学术世家,他当年念书时住的寝室正对着宽街,而诗人霍普金斯的窗户则朝向学院的草坪,我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看见过他的墓碑。我来到时,有一群年轻人正坐在宽街高谈阔论,这类英国大学里的露天咖啡座在英语里有个专用的名字,叫buttery,本意是黄油。顾名思义,这是专门为下课的师生供应点心饮品的地方,除了咖啡、黄油和面包,还有麦酒。我忽然明白了,为何巴利奥尔学院能培养政治家 and 文人了,甚至后来在剑桥数学系担任高级讲师的怀特海也转成了哲学家。“一战”期间担任过英国首相的H.H.阿斯奎斯爵士这样描述巴利奥尔学院的院友: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再来说希思,“二战”期间他在陆军服役,战后曾在银行工作,34岁当选国会议员,先后任劳工、掌玺、工业和贸易大臣。1965年当选保守党领袖,1970年出任首相,积极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1950年初,英国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后半个月,中英两国正式建交,其时希思担任首相已近两年。希思访华前夕,他的内阁成员、教育与科技部长、牛津学妹撒切尔夫夫人取代他成为保守党领袖。没想到的是,随后的27年里,希思又25次访华。希思向中国介绍了英国远程教育情况,直接推动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如今称开放大学)。他还积极促进中国和国际公司之间的贸易业务往来。与罗德斯一样,希思也终生未娶,2005年夏天,他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家中逝世,享年89岁,城外的原野上,耸立着著名的史前巨石柱。



饮水思源

陆正伟

上海作协的所在地“爱神花园”的主楼有百年历史,还有两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造的办公房。作协能有这样的办公环境,和巴老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90年代,其实上海作协已经对整改办公大院有了整体的思路,但由于资金短缺,只得作罢。1993年11月23日,上海市委领导上门看望巴老。寒暄后,巴老说:“上海作协资料室藏有很多珍贵资料和藏书,能够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有些资料再要征集,也征集不到。但是上海作协的资料楼属危房,保存条件极差,因缺乏资金难以改建,希望领导重视,得以支持。”

巴老虽很少出门,但反映的情况很接“地气”。1982年末,我进市文联工作,让我在刚竣工的作协资料楼里整理图书。我就发现此楼墙面开裂泛潮,载货电梯常出现“卡壳”、失灵等险情,房屋已是危房,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图书资料所需的防震、防潮、恒温等得不到保障。巴老得知后心里很着急,于是便有了刚才的一幕。那天,他还向相关领导转交了作协的改建申请。

四个月后,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来电告知,巴老捐给作协的资料已整理完毕,就等我们去取。巴老这次捐赠的是日记手稿,作协为此成立了四人保管小组。那天,巴老坐在木椅上。我打开纸包,一叠叠平整的毛边纸上纤细的毛笔字映入眼帘,还附着一份清单。小林对我们说,14种《随想录》版本,连同父亲抗美援朝的一张特别通行证一起捐了。我每进资料室,都能看到整齐地摆放着巴老捐的藏书。巴老一直说:“图书应该陈列、开放,让大家都能看到。”

巴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向作协捐书了,其中有1902年俄文版《莎士比亚选集》,1908年出版的《普希金选集》及《巴金文集》(14卷)等大部头书籍。之后,他又将一批民国版本捐给了作协,有“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的《落霞孤鹜》《啼笑因缘》《中原豪侠传》、《斯人记》等数十册,其中,1931年出版的《春明外史》(12册),每册都钤有巴金的印章。

巴老听说作协资料楼的扩建经费已批,他便给市委相关领导写信询问。1996年元旦刚过,上海作协旧西楼和资料楼拆除,原址上建造创作中心楼,新的资料楼也破土动工了。作协领导到杭州看望巴老并带去了作协大院“破旧立新”的喜悦,巴老听后连声说好。不久,“爱神花园”中的两幢新楼拔地而起。1998年秋,一直在外租房办刊的《萌芽》杂志社回归了上海文学的“大本营”。而今,《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上海文化》四家品牌杂志集中在主楼办刊。作协新楼的建成,我上班时经历过几次腾笼换鸟似的搬家,面对一次比一次改善的工作环境,我心底会泛起“饮水思源”的涟漪……

我当然不是号召大家拼命卷。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你以为你的卷,其实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躺平。我告诉你有时候你觉得蛮荒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们常常自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其实很少熬夜、加班、磕自己完全不喜欢的文案,这之中还有来自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黄连树下的苦孩子。努力这个东西如果没标准就是伪命题,我们要清楚自己努力的上限在哪里,要分清肉身和精神的努力有所不同。

我倒是觉得越是困难的时候越不能轻言躺平,前路茫茫硬扛当然很难,还要为过去错误的抉择买单,然而不经此事人也很难清醒和成长,美好的日子万年长一直都是“我以为”。尤其是精神上不能败下阵来,降维生活也不是世界末日。

努力这件事你能诚实地对自己说,我尽力了就好。



努力如何算达标

张欣

勤劳能否致富,那还要看机遇和财运。支一个早餐摊日日辛苦彼时可能盘下一间实体店,此时可能涨价两元就没人来了,直接收摊倒闭。所以多送出一份快递多干一天钟点工就能致富恐怕鬼都不信吧。

那么是不是就不用努力了呢,当然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在我认识她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努力是达标的,当别人夸我劳动模范的时候我的脸上有一种深以为然的平静。而她却彻底刷新了我对努力的认知:她是自媒体,她说我们自媒体是汪洋大海处于永远的扑腾和挣扎中,随时可能被现实吞没。所以她的工作量是我的一百倍。以至于她现在一身本领,每天脸上写的都是我都要搞事儿。我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的事就说不行不行不行,她的态度就是学习、教我、先干起来(一般都是越干越好)。我对新生事物的反应是没面子跌范儿,她的态度是让我试试,只要喜欢就不掉价。我碰到高人,有才华的人不好意思打扰别人,她的态度就是直接上前打招呼然后华山论剑。

行走江湖,雨具干粮

茶本

小说里写到干粮的,可太多了,尤其是常年行走江湖的,譬如那些所谓的大侠们。钱财第一,干粮第二,再往下排是雨衣雨伞第三和防护武器,长途跋涉的还要带些换洗衣服。武侠小说里,也是常常见到这些描述,虽然作家描述得都不用心,往往是一带而过。看小说图的是热闹,这些无关紧要,生活细节方面还是要看《红楼梦》和《金瓶梅》。不过,作家手段高低,细节也可决定成败。有些武侠故事时间贯穿好几年,一场雨的情节也没有。大侠们间关万里,从不见饮食情况。这里细节就要显出作家的功力了。

金庸《笑傲江湖》在写刘正风金盆洗手的前一天,正好是下雨天。但看完完全章,回头再想想,如果不是雨天又如何呢?金庸设定雨天,大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仪琳落入田伯光手里,然后引出令狐冲。原书仪琳说“我随了师父与众师妹去衡阳,行到中途,下起雨来,下山之时,我脚底一滑,伸手在山壁上扶了一下,手上弄得满是泥泞青苔。得到岭下,我去小溪里洗手。突然之间,溪水在我的影子旁,多了一个男子的影子。”以下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此时,是下雨天,仪琳应该是披着油布雨衣的,不过金庸没有具体写。定逸群尼出场时,是“只听得街上脚步声响,有一群人奔来,落足轻捷……只见急雨之中有十余人迅速过来。这些



吾将上下而求索 (篆刻) 唐子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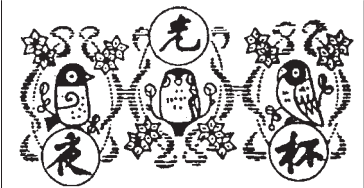
人身上都披了油布雨衣,奔近之时,看清楚原来是一群尼姑”。大家统一装备,仪琳自然也是油布雨衣。恒山到衡山,千里开外,金庸自然要给她带好装备了。再以后,是向大年到茶馆中送雨伞。莫非北方常用油布雨衣,南方用雨伞?不过,我感觉古代是雨伞远远多于雨衣,油布雨衣也许是近代产物,古代常见雨伞、斗笠、蓑衣。

出门在外,比雨伞重要的就是干粮了。写干粮的地方,尤多于雨伞。雨未必经常遇到,一日三餐多半不可免。《笑傲江湖》里,有一个比较奇怪和倒霉的门派——恒山派,多打无名之仗,多受不白之冤。两次长途行军都是恒山派,每次都损兵折将。第一次,去衡山,刘正风金盆洗手。第二次去福建,冷禅传书,去截击魔教。整个截击事件非常怪异,中途一个同门没遇到,泰山派、嵩山派……全都无人去;中途一个魔教也没遇到,全被自家做人做掉了,这种手段不知定闲掌门怎么就相信了。有些类似《天龙八部》里首年的雁门关惨案。定静进闽途中,中途遇伏,幸亏令狐冲助其脱险,脱险后定静吩咐大家“吃些干粮”,再睡一会儿,后来竟然死在福建了。大家出门这么远,带些干粮是必须的。二十余年前我看到此段,曾和许多同窗研究过这个干粮到底是什么。最后当然是说不清了,现在也说不清。因为能作为干粮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还是个笼统的概念。那拿豆包不当干粮,豆包算是有代表性的干粮了。定静师太等人带的干粮,应该是山西面食一类,大概就是馒头、面饼之类的。干粮总的特点是:要干,还要便于保存和携带。现在防腐储藏手段提高了,八宝粥之类罐装食品也要算干粮了。

北京有个老头告诉过我旧京干粮的一种做法,是用米饭炒制的,把米饭



剑箫破青卷 (中国画) 方攸敏



放在锅里一直炒,边炒边加入切碎的蔬菜,以及食盐,一直炒到锅巴样。他是这么说的,我既没亲眼见过谁这么做,也没有吃过。当年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三十多个小时,备下的干粮是列巴。列巴是俄语面包的音译,多称秋林大面包,或是大列巴,直径有超过半米的,一个面包够吃一天。再搭配点哈尔

滨红肠,就是很好的干粮。俄罗斯还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可惜市面绝迹多年了。大列巴还偶有所见。大小能和大列巴有一拼的,是陕西的锅盔,通常直径都是尺许一个。曾有朋友从西安给我背过来一个,吃了若干天,但终究没有吃完。后来有许多各种小包装了,味道也差不多,但却没有吃大锅盔的

那种感觉了。饮食也已经演变成文化了,而且也像其他藏品一样,变成了怀旧。有些我们儿时或者少年时吃过的食品,已经见不到了,齿颊未必留香,但那种垂涎欲望,却也是很难再有了。一种事物消失,往往还要连带其他的损失。现在出门,带把雨伞,带点吃的,这应该也算旧时的余韵吧。

对于大学生来说,旧书店往往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的大学离西湖很近,但我最向往、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去清泰街古旧书店淘书。清泰街有两家古旧书店兼卖中文书与外文书,当年,我在此买了不少日文书,出版年月大都是在昭和时代,有少数几本居然还是大正时代的。有一些布面精装的书因为辗转多处,堆放多年,往往已是灰头土脸。这类书买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清水把封面擦洗干净,真比洗衣服还要勤快。有一些书角带卷的我还专门在清泰街找地方请师傅用机器裁纸刀切齐。还有一次,我买回的一本书书脊破损,纸张也散落,于是,我找了一把锥子

将书钻好孔,再用细麻绳穿好,很有可能就是鲁迅的藏书。此外,当年的东西一般不会有假,如果是在今天,那十有八九是伪造的了。遗憾的是这本珍贵的书籍由于几次搬家已经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因为这条街道犹如我的精神家园,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大毕业后离开杭州后也去过多次,并有一次偶然听一位老杭州说起清泰街的故事。原来,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多位文化名人都曾在清泰街居住、求学、写作。清泰街从东到西,马坡巷是清代诗人龚自珍故居所在地;大学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与郁达夫的故居“风雨茅庐”所在地;城头巷是

俞平伯居住地;佑圣观路是木心居住地。上溯到八百多年前,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佑圣观路居住了三十多年。当年的清泰街很热闹,饭店、面店、烟纸店、杂货店和其他各色店家鳞次栉比;现在,清泰街已成为杭州的旅游地标,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但因为许多店铺或是翻新,或是新建,行人也大多是游客,已不复有当年的市井气息,而我钟爱的几家旧书铺更是不见踪影,再要找到当年的感觉,可能要人去东京的神保町了。“体重管理年”3年前启动。明日起请读一组《减肥这件事》。

十日谈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